

在经济与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社交平台等信息化工具的兴起促进了考古学的普及，曾经带有“小众”属性的考古学，正逐渐走出专业圈层，被更广泛的公众所熟知和关注。同时，针对儿童群体的公众考古活动也在不断增多，多样的公众考古形式让考古与儿童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然而，一些公众考古活动存在“成人视角”突出的问题，一些活动设计未充分适配儿童的认知特点，导致公众考古活动效果不显著。所以本文依据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设计符合不同阶段儿童的公众考古活动，使儿童萌生对考古文化的兴趣，帮助他们感受历史的温度，深化对文物的认识与理解。

儿童公众考古活动体现的现实需求

通过对 2020—2024 年近五年内儿童公众考古相关活动的不完全统计，可分析得出，针对儿童的公众考古活动已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从具体数量来看，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每年的活动案例基本稳定在 10 到 20 例；2023 年这一数字提升到 15 例，2024 年则出现大幅增长，直接达到 21 例。增长趋势还体现在活动覆盖范围的拓展上，2020 年时，活动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南、广东等 6 个省份；到 2024 年，已经扩展到内蒙古、福建、四川等省份，地域分布越来越广。以浙江为例，2024 年 7 月开展的“跟着考古去研学”系列活动，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同步开展，联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上林湖越窑遗址等多个考古地点，吸引超 800 名学生参与。这些情况都能说明，针对儿童的公众考古活动，正在数量、地域覆盖上实现增长。

针对儿童的公众考古活动虽然相比之前在数量、地域覆盖上有明显增长，活动形式也从单一讲座拓展到模拟发掘、文物修复等，但当前部分活动存在“同质化”问题，没有充分结合儿童年龄差异设计内容。所以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认知心理学的不同，可以设计差异化的公众考古活动，按不同年龄阶段的思路分层设计，根据各个地区考古遗存和遗址的不同特点设计不同的主题活动。让活动既能适配不同阶段儿童的认知需求，又能有效点燃儿童对考古学的好奇，更能让这份兴趣真正扎根，从而避免“为活动而活动”。

基于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基础

皮亚杰将儿童认知发展划分为感知运动阶段（0—2 岁）、前运算阶段（2—7 岁）、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与形式运算阶段（11 岁以上）这四个依次递进的核心阶段。在这一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中，儿童的认知能力从最初依赖感官与动作探索世界，逐步发展到能初步运用逻辑思维理解事物、借助具体实物系统性观察和简单推理，最终形成具备抽象思考与批判性分析能力的认知体系。在针对儿童的公众考古活动中，需要儿童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并且是以独立的认知主体进行学习，故本文主要探讨除感知运动阶段（0—2 岁）之外的其他三个阶段（见表 1）。

基于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的公众考古活动设计策略

前运算阶段：多感官启蒙与公众考古活动的结合

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认知视角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以自己的视角认识世界。他们开始用符号探索世界，但思维仍受“具体形象、自我视角、表面现象”限制，缺乏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考能力。所以在进行公众考古活动时应关注到该阶段儿童的心理发展需求，以充分调动儿童的感官体验为目的，无论是视觉上观察，还是触觉上探索，都能有效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并避免抽象讲解，通过实物、游戏、故事等方式引导该阶段儿童对考古学的认知。

设计“游戏化的感官体验”能激发低龄儿童的主动探索欲，让儿童以自己的视角进行感官体验。在开展公众考古活动时，可以针对低龄儿童设计“文物触感官盒”活动，使儿童在参与活动时，每次触摸都能产生新的思考，比如“陶片上的纹路像什么”（见表 2）？这种由感官体验得到的乐趣，会转化为对“文物”“考古”“历史”的兴趣，让他们产生探索欲，为之后在课堂、书本等媒介上深入学习历史知识奠定兴趣基础。

吉林大学以师村遗址、辍村遗址为核心载体，长期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活动，积累了丰富的低龄群体互动经验。例如在鲁因村幼儿园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中，学生志愿者结合本地“螺祖教民养蚕”的传说，并根据考古发掘的遗物进行绘制彩色板报，帮低龄儿童了解师村遗址出土遗物反映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场景，把螺祖传说和陶罐的用处结合，让传说和真实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再通过设计儿童触摸陶罐复制品的环节，通过看、听、摸，让低龄儿童知道发掘出的陶片经过修复，可以复原成陶罐，而陶罐是古人生活用过的东西，这样的公众考古活动既向孩子们普及了考古知识，也让他们更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

具体运算阶段：沉浸探索体验与公众考古活动的结合

针对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公众考古活动中的内容转化需紧扣其“依赖具体事物、具备初步逻辑思维”的认知特点，在文物讲解环节，避免一味知识点输出，而是搭建认知模型，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让抽象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可理解、可推导的认知体系，而非孤立的知识点堆砌。同时也可以让儿童参与模拟体验考古流程，引发他们对考古知识和文物知识的进一步探索。

设计“模拟考古发掘”活动，可以引导该阶段儿童模拟体验考古发掘遗物的过程，对发掘过程中遗物出土的地层进行简单的时间顺序排列，以及对发掘到的遗物进行清理和功能推断，帮助儿童在实践操作中理解考古发掘的逻辑，并深化该阶段儿童对文物保护

试析基于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下的公众考古活动

徐菁 方启

年龄分层	认知阶段	适配策略
2~7 岁	前运算阶段	多感官启蒙与公众考古活动的结合
		避免抽象讲解，多用实物、故事、角色扮演
7~11 岁	具体运算阶段	沉浸探索体验与公众考古活动的结合
		如模拟地层挖掘、文物分类
11 岁以上	形式运算阶段	深度批判思考与公众考古活动结合
		如“考古伦理小讨论”“文物修复方案设计”

表 1 不同认知阶段的适配策略

活动模块	活动内容	核心目标
文物盲盒触摸体验	准备阶段：工作人员向儿童说明规则（闭眼触摸、用触感词汇描述，不强行拆解盲盒内物品）	通过触觉刺激，让儿童建立“文物触感特征”与“文物类型”的直接关联，形成具象认知
	触摸感知：儿童闭眼伸手入盲盒，触摸复制品，工作人员用“摸起来是滑滑的还是糙糙的？”“有没有摸到凹凸的纹路？”等问题引导，并请儿童根据触感描述猜测文物类型	结合图文讲解与互动分享，加深儿童对文物基本属性及历史背景的理解，避免仅停留在“触摸”的表层体验

表 2 文物盲盒触摸体验活动设计

活动环节	具体内容
模拟考古发掘	儿童分组，每组 1 个模拟探方，按“①→②→③”顺序发掘
	发现遗物后清理周围土壤，并放入贴有地层编号的袋子
	要求儿童记录遗物出土位置（如“①层中部”“②层边缘”）
	填写简易“发掘记录表”（含地层编号、文物名称、发现时间）
遗物清理与功能推断	地层确认与排序：将地层按时代顺序排列，引导儿童思考哪个地层出土的遗物年代更早
	清理环节：每组儿童清理遗物表面残留沙土
总结分享与认知深化	功能推断：结合“遗物”特征（如陶器碎片有弧度→可能是碗、罐的一部分）
	引导儿童分享活动感受，例如“通过推断文物功能，你对古人的生活有了什么新认识？”

表 3 模拟考古发掘活动内容

的认知（见表 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社区，给孩子们设计了堂特别的考古启蒙课，让“考古进社区”真正落到了实处，以该年龄段儿童喜欢的趣味形式开展：讲解长沙本地的考古故事时，专家们会围绕子弹库楚简书回归、广济桥战国木椁墓等这些真实案例展开，结合老照片与文物资料图，以故事化叙事呈现，把楚简书从发现、流失到最终回家的曲折过程讲给儿童听，有效吸引儿童注意力。并且设置“模拟考古发掘环节”和“学习传统拓片技艺环节”，帮助儿童切实体验到考古的乐趣，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考古知识。

形式运算阶段：深度批判思考与公众考古活动结合

形式运算阶段儿童的认知能力已从“具象逻辑”升级为“抽象逻辑”思维、假设演绎推理与多角度分析能力。这使得他们能更深入地理解公众考古的复杂内涵，通过深度思考历史价值、保护技术等相关问题，提高对文物、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助力儿童深化考古认知与文物保护理念。

在为形式运算阶段儿童设计公众考古活动时，要牢牢贴合他们的认知特点，不再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体验，而是引导他们尝试抽象思考与系统分析。可以围绕考古伦理设计一场辩论活动，抛出一些开放性问题，比如：“要是发现了一座从未被破坏的古墓，该先挖掘研究，还是一直保护起来？”或者“如果现在的技术不够成熟，挖出来会不会弄坏文物？”等问题，引导该阶段儿童思考，启发他们主动设想考古工作中可能面临的一些难题。

并且该阶段儿童已具备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行动方案的能力，可以让他们围绕一些开放性的议题，制定具体计划，如设计宣传海报、策划小型模拟考古展等。通过这一过程，将对公众考古的认知转化为主动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感，让公众考古活动成为儿童认识和学习考古学，深化文化认同感的重要媒介。

结语

通过分析皮亚杰儿童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三个发展阶段的儿童心理学特点，并将公众考古活动与儿童认知心理学理论结合，能进一步优化公众考古活动的内容与流程，不断创新活动的呈现形式与参与模式。通过分层化、适配化地开展公众考古活动，不仅能更有效地激发儿童对考古学的好奇与探索兴趣，还能进一步提升公众考古在科普考古知识，宣扬文物保护意识等方面的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近年来，《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关于推进考古研学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印发，聚焦中小学研学实践提质、青少年考古文博素养培育等核心目标，为相关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政策遵循与实践指引。

如何充分释放考古与博物馆资源的教育潜能，将其有机融入小学常规教学体系，以历史启蒙、文化浸润厚植青少年文化认同，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成为当下值得深耕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小学教育认知特点、实验考古与小学教育的适配逻辑、实验考古融入小学教育的实践路径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实验考古融入小学教育的路径建构方案。

小学教育认知特点

小学阶段正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的具体运算阶段，其认知发展核心凸显为具象主导、兴趣驱动、体验建构和生活化关联四个主要特征，与中学阶段侧重的抽象逻辑思维形成显著差异。小学生对历史朝代、文明演进等抽象概念的理解，高度依赖于可直观感受的载体，更倾向于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场景或实践过程建立认知，对纯理论知识的教学，接受程度较弱。

小学生的学习动力高度源于好奇心与趣味性，枯燥的知识背诵难以持久维系其注意力，而探索发现、任务式的游戏化活动，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在小学教育中，单一教学形式易引发疲劳，需通过动手操作、感官体验、即时反馈的教学模式维持专注度，以提问、小组协作等多样化互动，助力记忆巩固与知识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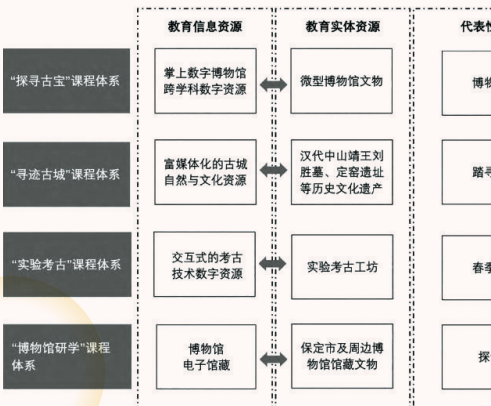
此外，小学生习惯将新学习的知识与自身生活经验建立关联。在教学过程中，提高知识的生活化类比，将有助于学生的吸收与理解。比如小学生学习古代陶器时，会优先联想到现代的碗碟餐具功能。这种基于生活感受的知识获取模式，是利用考古与博物馆资源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天然切入点。

更为重要的是，小学阶段是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的启蒙关键期，学生的情感共鸣多源于具体的人物、故事与器物，而非宏大的叙事表达。通过近距离欣赏文物、观看历史人物故事纪录片或动画片等体验，学生可以直观感受古代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进而萌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这种情感体验又会反哺学生的认知，实现情感与认知的协同发展。

实验考古与小学教育的适配逻辑

实验考古以古代工艺复原、遗迹形成过程模拟为核心特征，本质上是通过实践操作重构历史场景与技术工艺，与小学教育的认知特点形成多维度的精准适配，既解决了小学无独立历史课程的认知启蒙难题，又契合了“做中学”的基础教育理念。实验考古的核心优势是实践性，其恰好弥补了小学生抽象认知的薄弱短板。同时，小学教育强调学科知识的融合性，实验考古亦具备跨学科的特性，可与小学基础教育中的语文、科学课程进行深度结合。

以中国古代手工艺技术发展这一抽象主题为例，可转化为陶范制作、青铜器浇铸、陶瓷制作与烧制、玉器制作与加工等实验考古层面的实践操作，学生通过揉泥、制模、塑形、研磨、抛光等体验，既能直观感受古代工匠的劳作过程，又能通过成品的差异，间接理解技术进步的内涵。在教师的讲解下，对语文学习内容里的部分词汇表达，也可深化认知理解，融入爱国情感。如将青铜器制作实践与模范一词联系，冶玉操作与切磋、琢磨等词联系，在提高学生语文理解能力的基础上，有效传达大国工匠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意蕴。



保定市前卫路小学实行的考古文博课程体系

实验考古以操作代讲解、以实物代概念的教育模式，也高度契合小学生的具象化认知需求。此外，实验考古自带的探索与发现属性，使得实践过程于学生而言，是一种类似游戏化的学习体验。让学生带着问题实践、在体验中发现，充分满足小学生的好奇心，让历史文化知识通过实验考古课程，在趣味中自然渗透。

可以说，实验考古的实践性、趣味性、渐进性、生活化与情感性，和小学教育的认知特点能够形成全方位适配。将实验考古转化为小学生可接受的教育过程，对于化解小学暂无独立历史课程的认知启蒙难点，优化考古与博物馆资源的教育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考古融入小学教育的实践路径

如今，小学教育的文化传承相关内容，多呈现重知识记忆、轻实践体验的特点，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易停留在书本里的图文、博物馆里的藏品中，较难形成更深层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将实验考古融入小学的常态化教育，探索文化传承的实践化转向，通过将古代器物制作技术与遗迹形成缘由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

文化传承的实践转向：实验考古融入小学教育的路径建构

唐邦城 王红杰

行科普转化，能够为小学教育的文化传承内容，提供可触摸、可参与、可探究的教学新模式。

为深化解读实验考古运用在小学传统文化与历史教育方面的重要性，探索实验考古融入小学教育的有效路径，河北省保定市前卫路小学自 2023 年起，便与实验考古领域的青年专家合作，将校园内一座废弃的锅炉房，改为实验考古主题的博物馆，化废为用。购买了历史、考古、文物、博物馆等方面适合师生阅读的传统文化相关书籍，安装了博物馆数字化教学平台、博物馆导览仿真机器人、仿古工艺品等设备。

秉持“小学一线教学引领、高校专业把关提升”的教育理念，结合小学语文、科学教材内容，构建了适用于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的不同阶段学生学习的实验考古课程体系。低年级聚焦文化感知层面，以文物器型、纹饰等具有明显图像特征的实物为主，让学生通过观察、触摸的方式，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

中年级侧重实验探究层面，以具体的实践操作为导向，学生体验青铜器的铸造与打磨、玉器的切割与钻孔、陶器的制作与烧制等实验考古过程，教师同步讲解古代历史知识，分享传统文化精髓要点，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与探索精神的同时，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文化自信。

高年级注重文化解读层面，采用制定考古小任务的方式，在教师指导、家长协助下，学生关注与思考我国的重大考古发现；通过参观博物馆、阅读书籍、观看纪录片、参与学术讲座等方式，完成对家乡和全国各地历史文化的深度了解。每年的秋季学期，学校会根据学生的兴趣投票结果，综合考量后选择一处地点，在国庆节前夕，组织考古研学活动，并根据目的地特点，在小学教师与青年实验考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提前设计、准备好专门的研学手册，实现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在实践中传承文明的研学目标。

2025 年，学生投票选出的最感兴趣地点是四川三星堆遗址。因此，今年 9 月，学校精心组织了前往四川的考古研学活动。带领学生走访三星堆博物馆、武侯祠、锦里、杜甫草堂等文化地标，参加川剧变脸观赏、坝坝茶品鉴等民俗体验，投身考古学术讲座与实验考古实践，亲历成都非遗制陶技艺传承。研学活动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度感受蜀地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亲手触摸文明印记、亲身践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强化民族认同与时代使命感。

除了针对不同年级的进阶式实验考古课程体系的开发外，小学教育还需制定与之匹配的多元评价模块，并将这些评价模块嵌套入平时的常规教育中，从而确保实验考古融入小学教育的连续性与贯通性。目前，共实行过程评价、结果评价、质性评价三种模块。

过程评价模块，是对学生在实验考古活动中的参与度、动手能力与探究过程的关注，通过实验考古记录册、考古小组互评等方式评估。结果评价模块，重在考察学生在文化解读方面能力的提升情况，通过文物解说活动、考古小作文等形式进行判断。质性评价模块，聚焦学生的文化认同与爱国情感变化，从考古研学活动感受与思考、学生与家长访谈等方面开展考量。

文化传承的实践转向为小学教育创新提供了新方向，实验考古以其独特的实践属性与教育价值，成为连接文化传承与基础教育的重要纽带。建构低年级文化感知、中年级实验探究、高年级文化解读的进阶式实验考古课程体系，将考古、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综合运用，是一种将实验考古融入小学教育的可行路径。

该路径通过沉浸式体验与阶梯式目标设计，让学生在体验古代工艺技术、解读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界限，实现从被动聆听到主动探寻的学习范式转变，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逻辑思维，又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鲜活体验。实验考古融入的小学教育，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文化认同的种子，为文化传承注入可持续的青春力量，也为小学阶段落实文化育人目标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实践性的创新方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保定市前卫路小学）

## 智慧物流，科技赋能

## 为文物运输保驾护航

**智慧点交，智慧包装**

**智慧运输，智慧仓储，服务全球**

**范国轮**

电话：13522203335

邮箱：fgl@bjkingkerry.com

网址：www.bjkingkerry.com

## 北京金开宇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